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九〇年代獅子山的衝突及內戰—國內因素及國際介入—

Conflict and Civil War in Sierra Leone in the 1990s Domestic F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doi:10.30390/ISC.199912_38(12).0003

問題與研究, 38(12), 1999

Issues & Studies, 38(12), 1999

作者/Author：嚴震生(Chen-Shen Yen)

頁數/Page：29-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9/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12_38\(12\).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12_38(12).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九〇年代獅子山的衝突及內戰

— 國內因素及國際介入 —

嚴 震 生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獅子山於一九九一年爆發的內戰，歷經八年多的殘酷殺戮，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損失。執政的卡巴政府和叛軍領袖杉寇所領導的革命聯合陣線終於在一九九九年達成和平協議。本文追溯並分析獅子山政治發展及社會衝突的演變，以探討導致獅子山內戰的國內因素。此外，區域國家、國際組織、及外籍傭兵等國際勢力的介入，也是討論的對象。最後，本文對獅子山內戰結束的方式，提出客觀的批判。

關鍵詞：獅子山人民黨、全國人民議會、軍事統治委員會、革命聯合陣線、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維和部隊

* * *

壹、前 言

位於西非的獅子山共和國 (Sierra Leone) 自一九九〇年歷經了一黨專政、內戰衝突、民主選舉、軍事政變、及外力的介入，至今動亂未息，不單造成獅國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也導致區域的不安。雖然叛軍已與政府當局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初達成停火協議，並且也有叛軍領袖加入政府成為閣員，但是此項協議是否能夠順利執行、新的政府是否能維持穩定仍有待觀察。

本文擬追溯獅子山的政治及社會衝突與內戰爆發的各種原因，並探討導致國際勢力介入其內戰的經過，並對其結束內戰及達成停火協議及和平計畫提出評估。由於獅子山並非目前唯一歷經動亂的非洲國家，因此本文將從非洲國家的內部衝突及政治變遷為出發點，分析各種導致內戰的因素。九〇年代許多非洲國家經歷了民主化的過程，此轉變雖然無法完全遏阻衝突及內戰，但是兩者間卻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不容忽視。此外，在非洲國家的內戰中，經常是有國際勢力的介入，也往往會影響內戰的走向或和平協議的達成，故本文是以非洲國家的經驗為架構，來分析獅子山的內戰。



在政治及社會衝突方面，傳統社會中的族群及宗教方面的對立、殖民政府的政策、政治權力及經濟利益的壟斷等皆為導致衝突、甚至爆發內戰的原因。冷戰時代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使非洲成為東西雙方角力的舞台，也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國際勢力介入這地區的內戰，另一因素則是原殖民國的利益考量。雖然國際勢力的介入並不一定會改變內戰的最終結果，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內戰的走向，這些都有助於我們釐清獅子山內戰的經緯。

貳、非洲的衝突及內戰

非洲各國自獨立建國以來，就歷經政治不穩定及內部衝突，單單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黑人國家來看，除了塞內加爾（Senegal）、甘比亞（the Gambia）、象牙海岸（Côte d'Ivoire）、加彭（Gabon）、喀麥隆（Cameroon）、桑比亞（Zambia）、波札納（Botswana）、馬拉威（Malawi）、史瓦濟蘭（Swaziland）等國的政治算是比較穩定外，其他國家大都經歷過多次的政治動亂，甚至是大規模的衝突或內戰。即使是在經歷了民主化及多黨民主政治的九〇年代，這些衝突或戰爭仍無法完全消弭。導致非洲各國持續發生內戰的因素很多，包括族群的衝突、宗教信仰的迥異、意識形態的爭議、軍人的干政、區域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等。因族群衝突而引發內戰的案例比比皆是，由早期薩伊（Zaire）獨立之初的沙巴省（Shaba）獨立運動所引發的內戰，到一九九〇年代在盧安達（Rwand）及蒲隆地（Burundi）兩國的種族滅絕悲劇，它可以說是造成非洲國家動亂不安的最主要原因。不同的族群有時更因宗教信仰的迥異而加深其分歧，更使衝突難以避免。一九六〇年代的奈及利亞（Nigeria）之分離運動——比弗拉內戰（Biafra War），就是這兩項因素相互影響的實例。其他類似的例子還包括了蘇丹（Sudan）。

在獅子山的內戰中，宗教信仰及意識形態並不是主要的衝突因素，族群的衝突及軍人的干政則是相當重要的原因，其他尚有區域性發展的不平衡、一黨獨大及專政、長期經濟衰退、政治貪污腐敗等負面的發展經驗。此外，國際及區域性政府組織及非政府的國際組織亦影響了獅子山內戰的走向，這些也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

除了內戰及其他負面的政治發展之外，非洲在一九九〇年代經歷了一個令人鼓舞的政治現象，就是許多國家威權體制的民主化。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前，非洲國家的民主經驗相當有限。南部非洲的波札納（1966~）和辛巴威（Zimbabwe, 1980~）、西非的甘比亞（1965~1994）^①和塞內加爾（1976~）、以及在印度洋上的模里西斯（Mauritius, 1967~），是少數幾個可以算是持續實施民主的國家，其中除了塞內加爾外，都是自獨立開始就享有民主政治者；迦納（Ghana, 1960~1972, 1979~1981）、奈及利亞（1979~1983）、蘇丹（1986~1989）、獅子山（1960~1967, 1968~1978）、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 1978~1980）、及班寧（Benin）則是有過民主的經驗，但這些經驗並不能持續；其他的非洲國家若不是為軍人統治，就是一黨獨大的威權政

註① 當非洲國家開始經歷民主化時，甘比亞卻在一九九四年發生軍事政變，雖然軍事統治於兩年後再度回歸文人政府，但其長期被視為民主國家的美譽卻遭破壞。



府、或民粹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權。但是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多黨選舉在非洲蔓延展開，有如一九六〇年代的獨立運動一般蔚為風氣，無怪乎有人會將其稱為「非洲的第二次獨立」。^②雖然有些威權統治者在選舉中獲勝而得以延續其政權，如象牙海岸的胡佛埃－鮑尼（Felix Houphouet-Boigny）、迦納的羅林斯（Jerry Rawlings）、加彭的邦戈（Omar Bongo）、喀麥隆的畢亞（Paul Biya）、多哥（Togo）的艾岱馬（Gnassingbe Eyadema）、肯亞（Kenya）的莫伊（Daniel arap Moi）、烏干達（Uganda）的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等；但是也有不少是輸了選舉而交出政權者，如馬拉威的班達（Hastings Banda）、桑比亞的孔達（Kenneth Kaunda）、維德角（Cape Verde）的培瑞拉（Aristedes Pereira）、班寧的柯瑞寇（Mathieu Kerekou）、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的拉齊拉卡（Didier Ratsiraka）、及剛果共和國（Congo Republic）的沙壽－恩奎索（Denis Sassou-Nguesso）等；聖多美－普林西比（Sao Tome and Principe）的達考斯塔（Pinto Da Costa）則是預知有可能會丟掉政權，而在選前一個月臨時退出總統選舉。在選舉中落敗的前領導人大都選擇退休，但也有東山再起而在選舉中獲勝者。班寧的柯瑞寇在一九九一年落敗交出政權，但在一九九六年又贏回總統寶座；馬達加斯加的拉齊拉卡在一九九三年大選中失利，不過卻在四年後捲土重來，再度執政；剛果共和國的沙壽－恩奎索則是一九九二年大選落敗後，轉而從事武裝抗爭，並於一九九七年取得內戰的勝利，重新掌權。

在多黨選舉的浪潮中，獅子山也試圖由一黨專政轉向多黨政治，但在後者尚未付諸實施時，內戰就已爆發，接著又發生了軍事政變。不過，一九九六年仍處在內戰中的獅子山還是成功地完成多黨選舉，只不過此民主政府隨即又遭軍事政變推翻，最後還是靠外力才得以重新建立。本文雖不預備特別探討非洲在九〇年代的民主化情形，^③但仍將會觸及內戰對獅子山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

註② Colin Legum, "The Coming of Africa's Second Independe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3, No. 11 (Winter 1990), pp. 129~144.

註③ 有關九〇年代非洲國家民主化的概括討論，參見 Bruce Baker, "The Class of 1990: How Have the Autocratic Leaders of Sub-Saharan Africa Fared Under Democrat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1 (March 1998), pp. 115~127; Michael Bratton, "Deciphering Africa's Divergent Transi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2, No. 1 (Spring 1997), pp. 67~93; Michael Bratton, "Second Elections in Af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3 (July 1998), pp. 51~66; Robert Fatton, Jr., "Liberal Democracy in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3 (Fall 1990), pp. 455~473; Richard Joseph, "Africa: 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Free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 No. 4 (Fall 1991), pp. 11~24; Richard Joseph,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after 1989: Comparative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9, No. 3 (April 1997), pp. 363~382; Jon Kraus, "Building Democracy in Africa," *Current History*, Vol. 90, No. 556 (May 1991), pp. 209~212; Abiodun Onadipe, "Africa and the Search for Democracy,"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272, No. 1586 (March 1998), pp. 118~125; Stephen P. Riley,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Africa: An End to the One-Party State?" *Conflict Studies*, No. 245 (October 1991), pp. 1~37; Colin Legum, "The Coming of Africa's Second Independence;" Sahr J. Kpundeh and Stephen P. Riley, "Political Choice and the New Democratic Politics in Africa," *The Round Table*, No. 323 (July 1992), pp. 263~271; Joel D. Barkan and David F. Gordon, "Democracy in Africa: No Time to Forsake It,"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4 (July/August 1998), pp. 107~111.



長期以來，大部分的非洲各國內戰均有國際勢力的介入。從一九六〇年代薩伊^④剛取得獨立後即發生的內戰開始，到一九九〇年代的賴比瑞亞（Liberia）、獅子山、安哥拉（Angola）、及薩伊的動亂與內戰，非洲其他國家以及西方國家的介入及影響是斑斑可見。薩伊在獨立之初，曾發生沙巴省的分離運動，並獲得原殖民國比利時的支持，由於新政府領導人盧孟巴（Patrice Lumumba）不為西方國家所接受，因此轉而尋求前蘇聯的奧援，造成東西集團的對立，也引起美國勢力的介入。在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策畫暗殺了盧孟巴後，薩伊又經過幾年的動亂，最終是在美國的首肯下，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於一九六五年發動了軍事政變，逐漸將局勢穩住。^⑤薩伊在九〇年代末期又發生內戰，卡畢拉（Laurent Kabila）獲得盧安達及烏干達等非洲國家的支持，將執政三十多年的莫布杜推翻，但旋即又有新的內戰爆發，並且再度有國際勢力的介入。

不同於薩伊有三十年左右未曾經歷激烈衝突衍生的內戰，查德（Chad）的內戰則是由一九六五年起就斷斷續續，以至於今。在查德超過三十多年的內戰中，除了其原殖民國法國的軍事干預外，其鄰國的利比亞（Libya）及蘇丹亦積極介入，特別是利比亞強人格達費（Muammar al-Qaddafi）更將查德視為其禁脔，完全不尊重該國的主權。^⑥安哥拉的內戰肇始於其獲得獨立之前，並在一九七五年該國脫離殖民統治後持續進行，其中雖曾達成和平協議，但是卻無法維持，因此仍處於內戰的狀態。國外勢力參與安哥拉內戰的層次，可能居所有非洲國家之冠。美國和蘇聯兩大東西集團的領導國透過如鄰近的薩伊及剛果、及距離較遠的南非及古巴等代理（proxies），積極進行各樣的軍事干預活動，^⑦甚至連中共都介入了安格拉的內戰，使其衝突的層面特別複雜。

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前蘇聯瓦解後所發生的各非洲國家的內戰中，國際勢力的介入仍是相當頻繁。不過，在九〇年代的非洲國家如賴比瑞亞、獅子山、安哥拉、薩伊等的內戰中，非洲鄰國、區域組織、及非政府國際組織已取代西方國家，成為外力干預的主要力量。

儘管非洲各國的內戰頻仍，但是其中絕大多數最終還是要結束落幕，只不過是內

註④ 雖然薩伊已在一九九八年卡畢拉（Laurent Kabila）成功取得政權後，改回原來的名稱剛果，但是為了方便與剛果共和國有所區分，本文中暫時還是稱其為薩伊。

註⑤ 有關美國介入薩伊的情形，請參考 Madeleine G. Kalb, *The Congo Cables: The Cold War in Africa from Eisenhower to Kennedy*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Richard D. Mahoney, *JFK: Ordeal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tephen R. Weissman, *American Policy in Congo*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Sean Kelly, *America's Tyrant: The CIA and Mobutu of Zaire* (Washington, D.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⑥ 有關利比亞介入查德的情形，請參考 B. Neuberger, *Involvement, Invasion and Qadhafi's Withdrawal: Libya and Chad, 1969~1981*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Press, 1982); John L. Wright, *Libya, Chad and the Central Sahara* (London: Hurst, 1989).

註⑦ 有關美國及南非等介入安哥拉內戰的情形，請參考 John Stockwell, *In Search of Enemies: A CIA Story* (New York: Norton, 1978); William Minter, *Apartheid's Contras: An Inquiry into the Roots of War in Angola and Mozambique* (London: Zed Press, 1994); Chester Crocker, *High Noon in Southern Africa: Making Peace in a Rough Environ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戰結束的途徑不一。除了持續衝突外，非洲國家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幾個可能的途徑是：一、內戰的一方（或藉外力，或憑本身軍力）以武力戰勝另一方，如兩年前在薩伊的卡比拉擊敗莫布杜政權，或是三十年前奈及利亞中央政府擊敗想要獨立脫離聯邦的比弗拉（Biafra）；二、內戰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協議，以民主選舉決定國家未來的統治者，如一九九四年的莫三鼻克（Mozambique）、一九九七年的賴比瑞亞及一九九三年的安哥拉；三、內戰中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和平協議，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如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的索馬利亞（Somalia）。

在獅子山的內戰中，政府軍與叛軍似乎均無法以武力取得軍事勝利，因此並不符合第一種的情形。由於內戰的雙方僵持不下，因此其他兩種情形均有可能。基於最終獅子山結束內戰的模式並非民主選舉或分區統治，而是叛軍以無罪開釋及政府職位為停戰的交換條件，達成和平協議，因此我們將會在結論中就此特殊的發展作分析討論。

叁、獅子山的人文及歷史背景

獅子山位於非洲西部，北及東北與幾內亞（Guinea）為鄰，東南接壤賴比瑞亞，此地理位置使得獅子山過去十年的政治情勢受到賴比瑞亞內戰的波及而呈現動亂及不穩定。由於獅國面積不大，因此主要分為三省一區，包括了東、南、及北三省與西區，其中西區面積很小，僅佔全國總面積不到百分之一，但人口卻接近六分之一，是首都自由市（Freetown）的所在地。獅子山有豐富的鈦礦（rutile）、鋁沙（bauxite）、鑽石及黃金，這些礦藏的出口，就成為該國外匯的主要來源。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內戰中，控制占領鑽石礦區，是叛軍賴以維持其軍需的一個重要原因。^⑧除了豐富的礦藏外，獅子山生產的咖啡及可可，也是出口的大宗，這些資源就是該國為何會流行以下的通俗講法——「獅子山沒有貧窮的理由」（Sierra Leone has no reason to be poor）——之重要原因。^⑨（參見附圖）

在族群分布方面，獅子山主要的族群約有十八個，其中以分布在南部與東部的曼迪（Mendes）及主要居住在北部的譚內（Temnes）兩族人數最多，分別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及百分之三十二；超過百分之五的則是林巴族（Limbas）及柯諾族（Kornos），各為百分之八及百分之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數不多、但是影響力很大，來自非洲其他地方的外地人（Creoles）、印度裔人、及由中東地區移入的黎巴嫩裔人。^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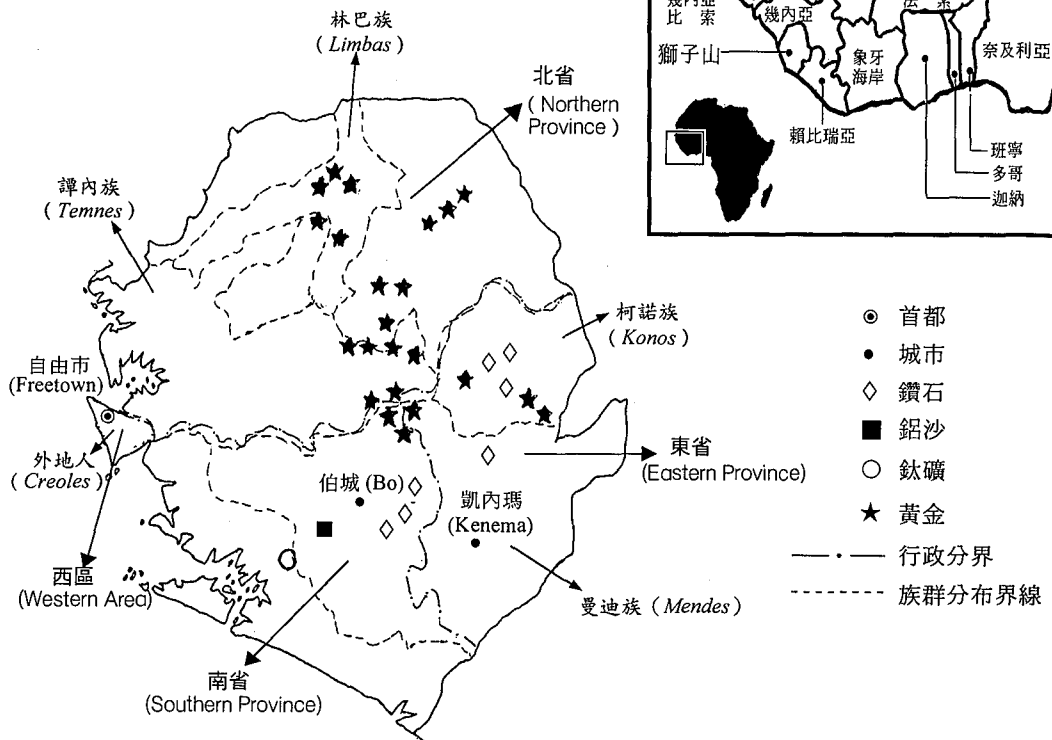
註⑧ David Shearer,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Consen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ierra Leone," *Millenium*, Vol. 26, No. 3 (1997), p. 851.

註⑨ Stephen P. Riley,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narchy or Peace in West Africa?" *Conflict Studies*, No. 287 (February 1996), p. 5.

註⑩ Leo Spitzer, *The Creoles of Sierra Leone*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Laurens van der Laan, *The Lebanese Traders of Sierra Leone* (The Hague: Mouton, 1975); David Fashole Luke, "Continuity in Sierra Leone: From Stevens to Momo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0, No. 1 (January 1988), pp. 74~75; Jimmy D. Kandeh, "Ethnic Identities in Sierra Leon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5, No. 1 (April 1992), pp. 83~90.



獅子山簡圖



自由市的海港地理位置，就是這些來自外地的貿易商為何在此聚集的主要原因，加上獅子山特殊的歷史背景，曾使這個西非國家在獨立前後，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①但是自七〇年代之後，由於經濟持續衰退，獅子山已被視為全世界最窮的十個國家之一，^②幾乎為人所忘記，直到最近才因內戰的持續膠著、叛軍的殘酷屠殺暴行、人民的流離失所，^③及鄰國賴比瑞亞本身的內戰及介入獅子山的內戰，而稍為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懷。^④

註① David Fashole Luke and Stephen P. Rile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1989), p. 133.

註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註③ 內戰中獅子山人民不單流離至附近西非國家如幾內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作者甚至在中西非的加彭訪問時，也曾遇到躲避戰火的獅子山難民。

註④ 獅子山內戰中叛軍破壞人權的殘暴行為及死傷人數，超過南斯拉夫科索沃省內戰中的傷亡程度，但是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參見 David Shearer,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Consent: Conflict Resolutions in Sierra Leone," p. 849; Edith M. Lederer, "Sierra Leone Claim U.N. Neglect,"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29, 1999; Editorial, "Kosovo and Sierra Leon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1999, p. A32. Nora Boustany, "Rights Violators Know No Boundaries,"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1999; Clarence Roy-Macaulay, "U.N. Calls Sierra Leone 'Wrecked'," *Associated Press*, June 25, 1999; Abdul Rahman Lamin, "Injustice in Sierra Leone,"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1999, p. B6.



一、英國的殖民統治（1808~1961）

早在葡萄牙人來到自由市之前，就有布隆族（Buloms）在沿海定居，譚內族也在十五世紀時由內陸逐漸南移至此。雖然歐洲的船隻以此為中途站，並與當地居民進行象牙與黑奴的交易，但是在十八世紀末期之前，並沒有任何歐洲國家將獅子山佔為殖民地。一七八七年，在主張廢除黑奴制度的夏普（Granville Sharp）資助下，一批新獲自由的英國黑奴來到獅子山，建立了自由省（Province of Freedom）。一八〇七年英國宣布禁止黑奴買賣，次年它接手自由省的殖民統治權，並以此為據點，將所攔截的黑奴在此釋放。這些自由黑奴集居在自由市附近，被稱之為自由市的外地人（Freetown Creoles）。他們原先是來自非洲西岸各地，有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但經過英國政府刻意努力教育後，成了同質性相當高的基督徒。由於這些外地人受過宣教士所傳授的歐洲教育，他們就成為當地原住民及歐洲商人的橋樑，經商致富，本身也擔任宣教士或教師，成為西非重要的精英，更有許多在政府擔任公職。

十九世紀末期，列強在非洲的競爭日趨激烈，為了防止法國勢力的滲透，英國於一八九六年宣布將自由市以外的獅子山納為保護國（protectorate），透過原住民部落領袖，展開其對此地的間接統治。雖然外地人（Creoles）擁有不錯的教育程度，並希望能因其擁有行政經驗而能享有自治的機會，但是倫敦仍用英國人出任殖民地及保護國政府的各項職位，讓外地人相當失望。

在議會方面，外地人原是唯一在立法機構中享有代表權的非洲族裔，^⑮但是自一九二四年以後，英國也開始任命保護國內的原住民擔任這些職位，使得原先兩個互不衝突的族群團體，開始彼此競爭。外地人擁有屬於自己族群的政黨——獅子山國民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Sierra Leone，簡稱NCSL），保護國利益的代言團體則是有教養原住民委員會（Committee of Educated Aborigines，簡稱CEA）。^⑯

二次大戰結束後，英國開始逐漸轉移政權，為殖民地日後的獨立自主預鋪道路。雖然外地人在教育程度及政治經驗方面都較原住民為優，但是一九五一年的憲法還是遵守民主原則，以佔多數的保護國原住民為優先考量，使外地人的參政之路益加縮減。

二、殖民時期的族群問題

在獨立之前，獅子山族群間的衝突主要是來自外地人與原住民之間所存在著相當大的敵意及對立。即使在原住民間，由於英國政府對不同的族群採取不同的殖民政策，因而也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矛盾。不過，在殖民時期，最主要的族群衝突是來自原住民及外地人間者，而造成此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殖民地及保護國的區分，此區分

註⑮ 外地人自一八六三年開始就在地方議會有代表，參見 David Dalby, "The Military Take-Over in Sierra Leone," *The World Today*, Vol. 23, No. 8 (August 1967), p. 355.

註⑯ Jimmy D. Kandeh, "Ethnic Identities in Sierra Leon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35, No. 1 (April 1992), p. 89.

註⑰ Jimmy D. Kandeh, "Ethnic Identities in Sierra Leone," pp. 83~84.



一直到一九六一年獅子山獨立後方才消失。

根據肯德教授 (Jimmy D. Kandeh) 的看法，外地人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就對原住民有所歧視，將其視為未開化的野蠻民族。在英國統治時期，外地人與原住民的區隔乃是「政治、行政、及法律上的區分基礎」(basis for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distinction)，因為外地人是屬於英國的臣民 (British subjects)，而原住民則是英國所保護者 (British protected persons)；前者必須受到英國的直接統治，後者則是透過傳統社會組織而予以間接統治。肯德教授認為這樣一個雙軌的管理模式，是造成外地人與原住民在二十世紀上半殖民統治期間，彼此產生地域族群意識及政治衝突的主要原因。^⑰

除了雙軌式的殖民統治外，另一個造成外地人與原住民衝突的原因則是後者的大量移入自由市，使前者倍感威脅。自由市在成為英國殖民地時，外地人還是佔當地人口的大多數，但是在原住民不斷擁入此當地唯一的大城市後，外地人的比例在五十年內降到自由市的四分之一。若是按整個獅子山的人口來看，外地人的比例更低，益加產生被包圍的心態 (besieged mentality)。

此外，在十九世紀時，由於許多外地人最初是來自英國，或是透過英國的禁運黑奴政策而得以在自由市定居，加上本身有較高的教育水準並且普遍接受基督教信仰，因而比較認同英國及西方文化。不過，在自由市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不單是一些原先由外地人所擔任的各種行政職位為英國殖民者所取代，後者更帶來了對外地人的種族歧視，使這些外地人逐漸發展出其本身的種族認同。然而，此方面的認同卻是將自己視為歐洲人及原住民都不愛的「被遺棄的一群」(pariah group)。一九二四年當三名原住民的酋長也加入立法議會後，外地人益發覺得他們受到英國殖民統治及原住民參政的夾殺，而不再是獅子山獨享權利的菁英。

除了外地人與原住民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外，另一個族群間的衝突則是介於南方曼迪族與北方的譚內族者。由於譚內族信奉回教，與英國殖民統治者格格不入，因此英國的教會學校大都設在曼迪族的部落，^⑱使得曼迪族在教育水準方面較其他族群要高，而得以在殖民政府的政治及經濟結構中，佔有優勢。由於他們是對外地人最具威脅性的族群，因此也迫使外地人日後與譚內族結盟，共同對抗曼迪族。

三、殖民時期的選舉政治

先前提過英國殖民政府在獅子山的統治分成兩部分，一是殖民地的自由市，另一則是自由市以外的保護國。一九二四年時，英國任命保護國的原住民參與立法議會，但是自由市的代表則是由選舉產生。雖然在當時選民資格限制極嚴，僅有一千八百八十六人合乎資格，但是無論如何，藉著政黨的組成及選民的積極參與，選舉政治還是在獅子山萌芽成長。

註^⑱ Martin Kilson, *Political Change in a West African State: A Stud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Sierra Leon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77.



殖民地政府在一九五一年訂定新憲法後，獅子山有了第一次的普選。代表保護國利益的獅子山人民黨（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簡稱 SLPP）贏得勝利，成為殖民地時期的第一大黨。^⑩一九五七年後，原住民也能直接選舉其議會的代表，此外新的政黨紛紛成立，使得獅子山在獨立之前就有相當程度的政治參與。^⑪

肆、獅子山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政治發展 (1961~1991)

如同許多非洲的國家一般，獅子山在獨立後歷經民主政治、軍事政變、一黨獨大、軍事威權統治與內戰等各種不同形式的政府形式及政治過程，本段將討論獅子山取得獨立後前三十年的政治發展，至於九〇年代的內戰經緯，則待下段再詳加敘述。

一、民主政治時期（1961~1967）

獨立之初，在馬蓋兄弟執政期間，獅子山曾有民主政治的經驗。米爾頓馬蓋（Milton Margai, 1961~1964）在殖民地後期就是獅子山人民黨（SLPP）的領導人，不過 SLPP 並非獨大的政黨，與其對抗的政治勢力是全國人民議會（All People's Congress，簡稱 APC），後者是由史弟文斯（Siaka Stevens）所領導。SLPP 是一個以南部為其主要支持基礎的政黨，受到曼迪族的擁護，米爾頓馬蓋本身就是曼迪人；APC 則是以譚內族為主的北部地區為其選票來源。另外的兩個重要政黨也是有其區域的代表性，一個是代表自由市外地人的聯合進步黨（United Progressive Party，簡稱 UPP），另一個則是鑽石產區柯諾（Kono）所強力支持的獅子山進步獨立運動（Sierra Leone Progressive Independence Movement，簡稱 SLPIM）。

米爾頓馬蓋執政下的獅子山政治運作，基本上是根據西敏寺模式（Westminster Model），並配合傳統部落社會的酋長統治制度。大體而言，其文官體制並未受到政治勢力的干預或掌控，政黨亦可以公開及自由地競爭，媒體則是具有批判性，發揮了監督的功能。軍警力量的規模原本就極為有限，即使在少數必須動員情況時，也表現出高度的自我抑制。簡言之，米爾頓領導下的獅子山，雖然沒有獲得西方太大的重視，但基本上卻是按部就班地朝著西方民主模式的方向邁進，可以說是非洲新興國家中多黨民主競爭的典範。^⑫

米爾頓馬蓋雖然延續了英國留下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仍然是以鞏固 SLPP 的利益

註^⑩ Joe A. D. Alie, *A New History of Sierra Leone*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1990), p. 210.

註^⑪ Fred M. Hayward and Jimmy D. Kandeh, "Perspectives on Twenty-Five Years of Elections in Sierra Leone," in Fred M. Hayward, ed., *Elections in Independent Africa*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29.

註^⑫ *Ibid.*, p. 25.



及政權的延續為施政的主要考量，因此在經濟規畫方面，往往過度偏袒其勢力範圍的南部，漠視北部地區的需求。另外，在提供中央政府相當大財源的鑽石地區柯諾，執政黨所撥付的地方建設經費卻不成比例，引起當地居民的不滿。這些都是使政黨逐漸族群化（eth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y）的重要原因，不過比起同一時期的奈及利亞而言，獅子山政黨族群化的情形還不至於到兩者可以掛等號的程度。即使如此，政黨族群化所可能引發的社會對立及分裂，卻往往是獅子山政治人物想要建立一黨專政的藉口。^②

米爾頓馬蓋過世後，他弟弟亞伯特馬蓋（Albert Margai）繼任總理，雖然執政的仍是 SLPP，但是權力卻是由 SLPP 內的「保守勢力」（conservatives）轉到「進步勢力」（progressives）。亞伯特的掌權代表了黨內年輕力量取得支配地位的開始，他以清除舊勢力、建立新秩序為己任，希望能和其他非洲國家的新領導人共同帶領新非洲的發展與成長。由於亞伯特亟欲有所作為，因此他擴大中央政府的權力，並開始掌控文官體制及軍警力量。不過，由於許多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及經濟發展困難重重，因此反對勢力的批判遂逐漸加溫。亞伯特不思檢討改進，反欲推動一黨專政，採取威脅利誘的方式，要求反對黨議員「自願」加入執政黨，以堵塞這些批判。^③

但這些欲達成一黨獨大的粗糙壓迫手段，加上前述的各樣政治及經濟問題，引起了相當程度的民怨，使得反對黨 APC 得以整合力量，宣稱其代表了政治的競爭者、新聞自由的捍衛者、貪污腐敗的監督者、平民的朋友、及貧困階級的代言人。APC 領導人史弟文斯在一九六七年的大選中，就以上述的口號為其主要訴求，並繞過部落首長，直接在基層實際紮根。或許是因史弟文斯具有個人魅力，或許是因為獅國百姓對執政的 SLPP 有高度的不滿，選舉的結果執政黨僅獲得了六十六席中不到半數的二十八席，APC 則是獲得三十二席，加上無黨籍的支持，它得到超過半數的多數席位，並組織新的政府。更重要的是，APC 贏得自由市所有的席位，而在北部的譚內族為主的地區，它也大獲全勝，只輸掉一席。^④

二、軍事政變及軍事政府（1967~1968）

就在史弟文斯宣誓就職總理後幾小時內，獅子山發生了軍事政變，陸軍總司令蘭沙納（David Lansana）宣稱選舉有舞弊情形，可能會導致族群衝突，因而必須介入以維持安定。蘭沙納隨即在第三天又為三位低階軍官所取代，成立了「國家改革委員會」（National Reformation Council），邀請 Andrew Juxon-Smith 中校擔任國家領

註② 有關一九六〇年代時馬蓋兄弟嘗試建立一黨制度的討論，請參考 Christopher Allen, "Sierra Leone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African Affairs*, Vol. 67, No. 269 (October 1968), pp. 305~310.

註③ 亞伯特曾提出這樣的訴求：「讓我們坐下彼此說理，請來共享我們的王國」（Come let us sit together and reason. Come and share our kingdom with us）。引自 Fred M Hayward, "Political Leadership, Power, and the State: Generalizations from the Case of Sierra Leon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27, No. 3 (September 1984), p. 22.

註④ David Dalby, "The Military Take-Over in Sierra Leone," *The World Today*, Vol. 23, No. 8 (August 1967), p. 356.



導人。^⑤雖然三位少校是以選舉舞弊將會引發內戰危機為軍事政變的理由，但是他們都屬曼迪族的背景使大多數的分析家都認為這是為了預防 APC 政府成立，有可能會對南部族群不利所採取的預防性行動，其目的仍是要保障南部的利益。^⑥

「國家改革委員會」雖然承諾要在獅子山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但是它禁止一切政治活動的做法，並未獲得大多數人民的認同。在其執政一年多後，非職業軍官又發動政變，將其推翻，並立刻還政於文人政府，史弟文斯終於得以出任總理。

三、全民議會黨獨大與史弟文斯專政期（1968~1985）

史弟文斯執政初期的最重要挑戰，就是政權的鞏固。文人政府的合法性，與政權是否穩定息息相關。獅子山的政治發展在史弟文斯執政的前三年的確是呈現不確定的情形。首先，史弟文斯必須對一九六七年發動軍事政變、破壞文人憲政體制的主謀進行司法審判，以強化其文人政府的正當性。^⑦

在政治體制方面，史弟文斯做了兩項基本的變革。第一，他在一九七一年時宣布獅子山為共和國，自己則由總理改任總統。其次，史弟文斯於一九七八年推出新憲法，正式將獅子山為定位為一黨政府的國家，此新憲法在隨後的公民投票中，獲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支持。

史弟文斯長期統治的兩大特徵就是政治穩定及經濟衰退。^⑧政治穩定和一黨獨大、沒有政黨競爭有關，但是能夠在經濟衰退中維持政治穩定，則是靠賄賂收買。APC 獨大的時期，由於缺乏制衡的力量，使得政府濫權腐敗的情形相當嚴重，^⑨獅子山的政治運作可以說是進入標準的扈從政治（patron-client politics）階段，^⑩而獅子山也成為一個新世襲制度的國家（neo-patrimonial state），讓國家的資源及政府的職位成了個人私相授受的工具。換句話說，史弟文斯及他的黨羽將國家的財源視為私人的財產，

註⑤ 有關此政變的經過，請參考 David Dalby, "The Military Take-Over in Sierra Leone," pp. 354~360; Humphrey J. Fisher, "Elections and Coups in Sierra Leone, 1967,"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7, No. 4 (December 1969), pp. 611~636.

註⑥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473~480; Christopher Allen, "Sierra Leone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pp. 323~325, David Dalby, "The Military Take-Over in Sierra Leone," pp. 358~359.

註⑦ Christopher Clapham, "Sierra Leone: Civilian Rule and the New Republic," *The World Today*, Vol. 28, No. 2 (February 1972), p. 84.

註⑧ David Fashole Luke and Stephen P. Rile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 in Sierra Leone," pp. 133~134

註⑨ David Fashole Luke, "Continuity in Sierra Leone: From Stevens to Momoh," p. 71.

註⑩ 有關新世襲制度的討論，參見 Samuel N. Eisenstadt, *Traditional Patrimonialism and Modern Patrimonialism* (London: Sage, 1972); Robin Theobald, "Patrimoni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4 (July 1982), pp. 548~559. 有關非洲新世襲制度的討論，參見 Michael Bratton, "Neopatrimonial Regime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4 (July 1994), pp. 453~489.



並直接以國庫做為其利益分配的工具，而達到維繫政權的目的。^①雖然在一黨專政下，僅僅有 APC 的候選人參與國會選舉，但是人民因習於扈從政治，所以將國會議員視為必須能提供利益的保護者。獅子山並非是非洲唯一施行新世襲制度的國家，但卻是未能經歷某種程度經濟成長的少數例外。^②

至於族群政黨的問題，前面已提到 SLPP 是一個以南方曼迪族為主的政黨，史弟文斯的 ACP 雖然也是個族群政黨，但基本上它是個跨區域的全國性政治組織，^③支持者除了譚內族外，尚有林巴族及自由市的外地人，後者選擇支持 ACP 是因為外地人與曼迪族長期爭取主導獅國政治的必然結果。不過，在史弟文斯主政期間，他刻意打壓一個主要是譚內族所支持的聯合民主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簡稱 UDP），不單禁止它的政治活動，更逮捕其領導人，使得譚內族對 ACP 的支持也有所動搖。^④

雖然在史弟文斯統治時期，獅子山加入了兩個區域性的經濟組織，但是並未因此而對其衰退的經濟有所助益。一九七三年成立的曼諾河聯盟（Mano River Union）結合了該河流域的三個國家：獅子山、幾內亞及賴比瑞亞，其原來的目的是藉關稅的消除來擴大市場，提升經濟，但由於這三個國家的經濟並非互補形式，因此成效不彰。一九七五年成立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簡稱 ECOWAS）雖然有高度的理想性，但也因會員國本身經濟不振而未能發揮功能。不過，ECOWAS 成立的政治意涵倒是比其經濟目的更為重要，^⑤至少它的存在使獅子山在九〇年代的內戰中免於淪為無政府的狀態。

四、莫模政府（1985~1992）

史弟文斯於一九八五年以八十歲的高齡宣布退休，領導人改由他所欽定的前陸軍總司令莫模（Joseph Saidu Momoh）接任。不過，若是按照獅國憲法，第一及第二副總統應為在緊急狀況時的總統繼承人，原第一副總統由於擔任副手已超過十年，且形象極佳，因此一直被公認為是較可能的接班人，但最終史弟文斯放棄了原有的繼承體制，選擇了和自己同屬林巴族的莫模。莫模在執政之初推出了「新秩序」（New Order）口號，希望能帶領獅子山脫離過去的扈從政治，但也因此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差點遭自己的副總統閔納（Francis Minah）及其黨羽所推翻。^⑥由於閔納原有可能繼承莫模，但是他及其黨羽卻在一九八九年以陰謀推翻莫模政府之罪名遭到執刑，

註① Jimmy D. Kandeh, "Ethnic Identities in Sierra Leone," pp. 95~98; Sahr John Kpundeh, "Limiting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2, No. 1 (March 1994), p. 140.

註② David Fashole Luke and Stephen P. Riley,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Decline in Sierra Leone," p. 135.

註③ Christopher Clapham, "Sierra Leone: Civilian Rule and the New Republic," p. 85.

註④ *Ibid.*, pp. 89~90.

註⑤ J. Barry Ridde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Acting Upon Disparities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3, No. 3 (September 1985), pp. 397~398.

註⑥ David Fashole Luke, "Continuity in Sierra Leone: From Stevens to Momoh," pp. 67~68.



造成其同族的南部曼迪人相當的不滿。莫模也因缺乏安全感，而益加倚賴小圈圈的林巴族，使獅子山的族群關係更為緊張。^②

莫模政府並未能改善長期遲滯的經濟，先是在一九八七年七、八月間發生了高級政府官員貪污瀆職被迫下台的醜聞，接著獅子山又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宣布該國有始以來第一次的經濟緊急狀況，國際貨幣基金會也因自由市積欠過多，而在次年四月正式中止對該國提供貸款，使莫模政府益加陷入窘境。

一九九〇年八月，莫模政府成立了憲法審查委員會，檢討獅子山的一黨政治之利弊。次年，委員會提出了一黨及多黨制度兩個版本，莫模一改過去的態度，決定採取多黨制度。修正後的新憲法在六月由國民議會提出，八月公投時，獲得絕大多數選民的贊成，新的多黨制度訂在一九九二年的大選開始實施。

五、小 結

獅子山獨立建國之初，擁有相當不錯的多黨民主政治經驗，一九六七年選舉後發生的軍事政變所建立的軍事政府雖然在一年後遭到推翻，政權回歸選舉產生的文人政府，但獅國的民主政治本質卻起了變化。日後在史弟文斯統治期間，雖然也有一九七三及一九七七年的兩次大選，然而民主機制已受折損，選舉過程往往充滿了暴力。^③在史弟文斯於一九七八年宣布一黨專政後，獅子山的民主政治階段終告結束。民主政治的實施能帶給執政者高度的合法性，當此合法性不復存在時，任何革命運動或叛亂團體的對抗行為之可議性也就相對降低。一九六七年的軍事政變使獅子山軍人在之後的三十年中，不時介入政治，發動政變或推翻文人政府。文人政府的缺乏效能的確給了軍人干政的藉口，但是軍人這種行為卻也為獅子山的政治發展帶來一個難以預測的變數。

陸、九〇年代的內戰、政變、與民主選舉

一、內戰的爆發

一九九一年，前陸軍軍官杉寇（Alfred Foday Sankoh）及他所領導的革命聯合陣線（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開啓內戰。雖然 RUF 有其特殊的意識形態，也是獅子山扈從社會及世襲制度的產物，但是它之所以能夠成爲一支武裝力量，卻是和賴比瑞亞的內戰及泰勒將軍（Charles Taylor）的軍事行動有直接的關連。^④杉寇曾因

註② Alfred B. Zack-Williams, "Sierra Leo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War, 1991~1998,"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1 (February 1999), p. 146.

註③ Fred M. Hayward and Jimmy D. Kandeh, "Perspectives on Twenty-Five Years of Elections in Sierra Leone," p. 32.

註④ Alfred B. Zack-Williams, "Sierra Leo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War, 1991~1998," pp. 147~148; David Shearer,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Consent: Conflict Resolutions in Sierra Leone," pp. 849~850.



牽涉到軍事政變而被判刑，一九八〇年獲得特赦出獄後，曾到利比亞接受游擊戰訓練，因而與後來掀起賴比瑞亞內戰的泰勒結識，並獲得其資助，在獅子山境內開啓暴力革命。^④由於 RUF 和泰勒將軍有這層關係。因此它的行動被誤認為是賴比瑞亞內戰的擴散效應，我們雖不應完全否定這層關係，但也不能完全忽略 RUF 革命運動的內在因素。^④

二、一九九二年的軍事政變

次年四月，由於不滿政府持續的貪污腐敗，^④及其在內戰中無法採取有效的對應措施，史崔瑟上尉（Captain Valentine Strasser）發動軍事政變，推翻莫模政府。史崔瑟先成立了全國臨時統治委員會（National Provisional Ruling Council，簡稱 NPRC），^④之後又將其改名為國家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of the State），獨攬大權。史崔瑟發動政變之初，曾獲得相當高的支持度，因為 NPRC 結束了 APC 的一黨專政。它也曾發起反貪污腐敗的運動，讓人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在結束內戰方面卻遲遲沒有進展，使得原有的支持逐漸退去。

史崔瑟在政變成功後，曾允諾要將政權在一年後交還文人政府，但隨即又改訂於一九九五年年底。不過，在該年政黨開始重組或成立後所要召開的諮商會議中，各方代表同意將其順延至次年二月。^④一九九六年一月十六日，國家最高委員會除去委員會的主席兼國家領導人史崔瑟之職位，改由其副手兼參謀總長畢歐（Julius Maada Bio）擔任，其理由是史崔瑟企圖參選總統，阻擾民主程序的順利進行。根據獅子山所規定的選舉辦法，總統候選人必須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現役軍人必須在選前三個月前先退役，方能參選。由於有各種跡象顯示史崔瑟沒有意願遵守民主選舉的承諾，因此國家最高委員會將他罷黜，讓史崔瑟流亡幾內亞。^⑤史崔瑟是藉著政變奪權，但是他三年多的統治顯示其政權並不穩定。幾次想要推翻他的政變均未成功，也引起了他在事後對主事者的殺戮及整肅。不過，最終史崔瑟還是難逃被罷黜的命運。

註④ Jim Hooper, "Sierra Leone — The War Continu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8, No. 1 (January 1996), p. 43.

註④ Ibrahim Abdullah, "Bush Path to Destruction: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Sierra Leon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6, No. 2 (June 1998), p. 203.

註④ 事實上，整肅貪污腐敗的官員後來還成為史崔瑟政府的施政重點，詳見 Sahr John Kpundeh, "Prospects in Contemporary Sierra Leone," *Corruption and Reform*, Vol. 7, No. 3 (1992/1993), pp. 237~247; "Limiting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Sierra Leon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2, No. 1 (March 1994), pp. 139~157.

註④ Peter Da Costa, "Sierra Leone: The Young Guns," *Africa Report*, Vol. 37, No. 4 (July-August 1992), pp. 36~39.

註④ Stephen P. Riley, "The 1996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Sierra Leone,"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 4 (November 1996), p. 539.

註⑤ Ronald Allen, "Sierra Leone: Strasser Ousted in Palace Coup," *West Africa*, January 22~28, 1996, pp. 102~103.



三、一九九六年的民主大選

畢歐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讓原訂的民主選舉如期舉行，雖然有觀察家懷疑他的決心，但是在他執政後，就明確表示軍隊不應干涉政治的堅定立場。畢歐指出，「軍隊是專業組織，它永當如此；軍人在政府的施政過程中，應該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④影響民主選舉是否能如期舉行的另一個因素則是叛軍 RUF 對和平談判之要求，即若是雙方正在進行談判，選舉應當順延，但此建議被政府選舉委員會視為一個「破壞民主程序的幌子」，而加以悍然拒絕。^⑤

史崔瑟遭罷黜後，代表軍方利益的國家團結黨（National Unity Party，簡稱 NUP）候選人——財政部長卡利姆（John Karimu）博士一度被視為是最有可能當選總統的文職參選者。包括卡利姆在內，一共有十三個其他政黨的提名人參與總統大選，其中以 SLPP 的卡巴（Ahmed Tejan Kabba）、APC 的屠瑞（Edward Turay）、聯合國人民黨（United National People's Party，簡稱 UNPP）的卡瑞法－史馬特（John Karefa-Smart）、及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簡稱 PDP）的班古拉（Thaimu Bangura）最具實力。卡利姆是標準的技術官僚，曾擔任過大學教授、貿易部長及財政部長，學經歷豐富，也是西方國家最信任的候選人。卡巴是公務員出身，也曾在聯合國服務長達二十年，他並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是 SLPP 黨內妥協下所推出最有機會再度執政的候選人。APC 一黨專政長達二十多年，在一九九二年被軍事政變推翻時，APC 事實上是相當不受歡迎的政治組織。屠瑞雖然努力營造一個新形象的 APC，但是律師出身的他自己過去曾代表 APC 擔任過六年的國會議員，也做過該黨的秘書長，因此很難說服選民、獲得他們的支持。^⑥ UNPP 的卡瑞法－史馬特是年逾八旬的元老級政治家，曾在獨立後的第一任馬蓋總理政府中擔任外交部長。在一九六四年爭取 SLPP 領導人失敗後，他曾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他在美國停留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直到大選前政治活動開放時，方才返國投入總統大選。

基本上，這些政黨帶有相當濃厚的地域色彩，SLPP 還是如二、三十年前一般，獲得以曼迪族為主的南部及東部地區的支持；過去 APC 所壟斷的北部地區之票源，則因 APC 的式微而遭瓜分。PDP 就是以譚內族及回教徒為其主要的訴求對象；APC 的支持則是來自其控制政權時獲利較多的林巴族；UDPP 除了爭取譚內族的認同外，也受到北部地區其他少數民族的支持。^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獅子山如期舉行國會選舉及總統大選。根據獅國選舉辦法，總統是以絕對多數產生，同時候選人必須在四個省至少都獲得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選票，方可當選。SLPP 的卡巴在十三位總統候選人中得到最多的百分之三十五

註④ K-Roy Stevens, "Whither Sierra Leone?" *West Africa*, January 29 ~ February 4, 1996, p. 137.

註⑤ Bernadette Cole, "Sierra Leone: To Be or Not to Be?" *West Africa*, February 12 ~ 18, 1996, p. 223.

註⑥ Desmond Davies, "Back to the Future," *West Africa*, February 12 ~ 18, 1996, p. 224.

註⑦ Stephen P. Riley, "The 1996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Sierra Leone," *Electoral Studies*, Vol. 15, No. 4 (November 1996), p. 542.



點八的選票，其次是 UNPP 的元老政治家卡瑞法—史馬特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原先聲望極高的卡利姆僅獲得百分之五點三的選票，排名第四。在兩個星期後的第二輪選舉中，卡巴囊括了近六成的選票，輕易擊敗卡瑞法—史馬特百分之四十的支持，順利當選總統。在國會選舉中，SLPP 獲得百分之三十六點一的選票，按比例分配到六十八選舉席次中的二十七個，成為國會的第一大黨。SLPP 在闊別政權近三十年後，又再度成為獅子山的執政黨，只不過這次它是聯合政府中的第一大黨。軍事統治前的唯一政黨 APC 僅獲得百分之五點七的支持，剛過百分之五的門檻而分配到五個席次。由於第二大黨 UNPP 選擇成為最大的反對黨，位居第三大黨的 PDP（總統候選人班古拉得到百分之十六點一的支持，國會選舉則是獲得百分之十五點三的選票），就成為 SLPP 結盟的對象，班古拉入閣擔任能源部長。

四、一九九七年五月的政變

卡巴當選總統後，與叛軍領袖杉寇於一九九六年在象牙海岸簽署了和平協定。不過，此協定簽訂後不久，杉寇就於次年前往奈及利亞時，在海外遭到軟禁，此舉不單使協定形同具文，更使卡巴政府對情勢的掌握較具信心，並削減軍隊人數，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但此舉卻引起軍隊的普遍不滿。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陸軍中校科洛馬（Johnny Paul Koroma）在流血政變中，推翻民選的總統卡巴，迫使他流亡鄰國幾內亞。科洛馬也成立了軍事統治委員會（Armed Forces Ruling Council, 簡稱 AFRC）為其執政團，RUF 選擇也加入科洛馬的陣營。

雖然有 RUF 的支持，科洛馬政府的正當性仍然無法提升，這可由沒有任何一位有身份的政治人物願加入其陣營、沒有國家願意承認該政府窺見一斑。^⑤在卡巴總統流亡幾內亞後，以奈及利亞為首的 ECOWAS 立刻組成維和部隊（ECOWAS Monitor Group, 簡稱 ECOMOG），企圖扭轉情勢，恢復卡巴政府。但是此軍事行動並未能夠立刻奏效，因此只得對科洛馬政府採取陸海封鎖的禁運政策。ECOWAS 的作法，也獲得聯合國的支持，後者對叛軍政府進行禁運，實施經濟制裁。除了西非維和部隊之外，效忠卡巴總統的尚有傳統上以狩獵為生者所組成的民兵團卡馬卓（Kamajors）。

五、一九九七年的和平協議及一九九八年卡巴政權的復辟

除了經濟制裁及為實施制裁所引起的軍事行動外，ECOWAS 同時也嘗試推動和平方案。一九九七年十月，西非各國與科洛馬政權在幾內亞首都康納克雷（Conakry）簽署和平協議，表示願意在四月將政權交還卡巴。^⑥但旋即叛軍就以西非維和部隊仍然駐兵在首府自由市為由，拒絕執行已簽署的協議。一九九八年二月，奈及利亞陸軍

註⑤ “Sierra Leone: Disaster Waits,” *The Economist*, January 31, 1998, p. 49.

註⑥ Funmi Olanisakin, “Sierra Leone and Beyond: Niger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10, No. 6 (June 1998), p. 44.



准將謝爾比迪 (Timothy Shelpidi) 在該國主導的 ECOMOG 協助下，將發動政變的軍事執政團擊敗，並造成上百名的叛軍領導者棄械投降。三月，流亡國外近十個月的卡巴總統，在尼日 (Niger)、奈及利亞、幾內亞、及馬利 (Mali) 等四國的總統陪同下，返回獅子山並重掌政權。不過，叛軍仍然威脅文人政府，暴力流血並未停止。他們占領了獅子山東部地區的主要城市如伯城 (Bo) 及凱內瑪 (Kenema)，並且以出售鑽石的所得來購買武器。卡巴總統仍然需要西非維和部隊的保護，方能確保其政權的穩定。

科洛馬的軍事政變可以說是一個沒有目標、缺乏理想的奪權，其目的就是要取得財富。根據獅子山駐聯合國大使約拿 (James Jonas) 的說法，科洛馬及其同黨所要的是美金四千五百萬，及一年半的執政時間以竊取更多的財富。^⑤這批叛軍不但沒有執政的藍圖，更是殘暴兇狠。在被 ECOMOG 趕出自由市、失去政權後，他們開始對無辜的老百姓展開報復。在匿名為「無一生存」(No Living Thing) 的計畫下，他們大批屠殺小市民及村夫村婦，強暴婦女及兒童，部分則是四肢遭到切除，造成大批難民必須離鄉背井，以求保命。有些倖免者則是被毀容狀身，送到卡巴總統處，以示警誡。^⑥這些殘酷不人道的行為，反映了叛軍已到窮途末境的情況，因為在軍力上，西非維和部隊顯然是佔了上風。

叛軍領導人杉寇承認叛軍的確有殘酷的屠殺行為，但是否認政府所宣稱的程度。杉寇自一九九七年就遭政府逮捕，但仍是叛軍領導人。一九九八年十月，獅國法院以叛國及謀殺罪名，將其判刑。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叛軍開始展開對自由市的猛烈攻擊，並且在一月中幾乎得逞。一九九九年二月，為了要與叛軍談判，卡巴總統首次讓叛軍代表與他相見。在五月開始的叛軍與政府間之和平談判中，政府還先將杉寇由監獄中釋出，並且以對其大赦為和平之重要條件。

六、一九九九年的和平協議

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談判是由 ECOWAS、非洲團結組織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聯合國、及多哥外長柯飛戈 (Joseph Koffigoh) 從中促成的，於五月初在多哥的首都洛美 (Lome) 召開。多哥總統艾岱馬、奈及利亞新任總統歐巴桑喬 (Olusegun Obasanjo)、布吉納法索總統坎波瑞 (Blaise Campore) 及賴比瑞亞總統泰勒均是幕後促成和平談判的區域領袖。雖然和平談判進展緩慢，但是至少在五月二十四日時，雙方已達成停火協議，並在七月七日正式簽訂該協議。

根據此協議，RUF 叛軍將有機會與參與政府，分享權力，包括四個部長及四個次長的政府職位。^⑦除了權力的分享之外，有關對叛軍在內戰中所犯下殘暴屠殺罪行的

註⑤ Ed O'Loughlin, "Now That One African Dictatorship Has Booted Another, Many Ask Wh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24, 1998, p. 7.

註⑥ Barbara Crossette, "In West Africa, A Grisly Extension of Rebel Terror," *New York Times*, July 30, 1998, <<http://search.nytimes.com/search/daily...get.doc+site+site+20350+31+wAAA+Liberia>>.

註⑦ RUF 原先要求六至八個部長職位，但國際調停者包括支持 RUF 的賴比瑞亞總統泰勒在內，都不願支持此數目，而迫使其降低要求，參見 Amba Dadson, "Sierra Leone Warring Parties Agree," *Associated Press*, July 7, 1999.



控訴，當暫緩執行。原先被判刑的杉寇則是獲得了卡巴總統的大赦，並出任副總統層級的礦藏及國家復興委員會的主任委員。^⑤叛軍原要求所有參與獅子山內戰的外國軍隊都要退出，不得參加維和部隊，但 ECOMOG 將繼續留下。聯合國的觀察團也將進駐，以確保和平協議的順利執行。^⑥

由於叛軍在內戰中的殘暴行為將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並且反而可以加入政府分享權力，因此這項協議被視為是 RUF 的一項重大勝利。但協議中規定了類似南非等國的「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 之成立，調查戰爭罪行，或許這是未來可以起訴叛軍違反人權的一個伏筆。

七、內戰對獅子山民主政治的衝擊

在莫模政府於一九九一年修訂新憲後，原訂一九九二年舉行多黨選舉，但選舉尚未舉行即發生內戰及軍事政變。之後，在極端困難的內戰期間，獅國舉行了一九九六年的民主選舉，產生了由卡巴總統領導的新文人政府。不過，由於內戰導致了人民流離失所，且叛軍在選舉期間仍不斷發動攻勢，破壞競選活動的順利進行，^⑦因此選舉並未能在和平狀況進行，也沒有全國各地絕大多數人民的投票參與。這些不利的狀況，並不能抹殺卡巴政權的合法性，但在投票率偏低(第一輪不到五成)的情況下，獅子山重回多黨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打了折扣。一九九七年的軍事政變後來雖被弭平，但重掌政權的卡巴之政治力量再遭削弱。至於今年達成的和平協議讓叛軍領導人加入政府，更使得獅子山的民主前途堪虞。

八、小 結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在九〇年代獅子山的衝突及內戰中，傳統的族群意識、APC 一黨專政的貪污腐敗及世襲制度所造成的少數階級利益壟斷、長期的經濟衰退、及民主化延宕遲遲未能施行，都是造成衝突及內戰的原因。在內戰發生後，軍事政變所建立的軍人政府未能遵守承諾，及時舉行民主選舉還政於文人，另外軍隊受限於本身較小的規模，缺乏戰力及訓練，導致內戰持續昇高，無法立即結束。由於獅子山在內戰期間呈現了無實質政府的狀態，因此它必須仰賴國際奧援方得維持對抗叛軍的能力，而叛軍背後也有外國勢力的支撐，使得獅子山的內戰錯綜複雜，變數增多，以下就是對國際勢力介入的分析討論。

柒、區域國家、國際組織、外籍傭兵、民兵團

非洲國家之間彼此發生戰爭的機率很低，但是內戰波及鄰國、鄰近國家支持叛軍、或是區域性與國際性組織及重要政治人物的介入，則是相當平常的事。就以一九九〇

註⑤ "African Rebel Named Mining Head," *Associated Press*, July 23, 1999.

註⑥ "UN Wants Observers in Sierra Leone,"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4, 1999.

註⑦ Stephen P. Riley, "The 1996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Sierra Leone," pp. 537~545.



年代的內戰來說，賴比瑞亞的內戰波及到獅子山；蒲隆地的內戰造成難民擁入薩伊、坦桑尼亞及盧安達。象牙海岸及布吉納法索在賴比瑞亞內戰中，支持愛國陣線的泰勒；在薩伊的內戰中，叛軍領袖卡畢拉因獲得盧安達、烏干達、安哥拉及剛果的支持，而終能推翻莫布杜政權；薩文畢（Jonas Savimbi）則是有來自南非的奧援，方能持續在安哥拉進行游擊戰；在安哥拉協助下，剛果前總統沙壽－恩奎索經歷了四個月的內戰，又奪回其五年前在選舉中丟掉的權位。西非國家經濟體則是在奈及利亞的主導下，介入賴比瑞亞與獅子山的內戰。在非洲享有相當地位的前坦桑尼亞總統尼艾瑞（Julius Nyerere），企圖調解蒲隆地的內戰；聯合國則是在這些衝突中，屢屢出面調停，或是扮演人道救援及維持和平的角色。除了區域國家及國際組織外，非政府組織及外籍傭兵團也影響獅子山的內戰走向，後兩者雖然不是首次捲入非洲國家的內戰，但是同時有這麼多的勢力在獅子山較勁，當然是會增添其複雜性。

一、聯合國的角色

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n）來自西非的迦納，自然會對促進此地區的和平穩定有特別的使命感，他曾派遣特使團周旋於叛軍及政府間，嘗試達成和平協議。⁵⁹當內戰的兩造在多哥進行和平協議時，安南也親自到獅子山做實地的觀察。在獅子山的內戰中，聯合國成立了聯合國駐獅子山觀察團（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Sierra Leone, UNOMSIL），參與協調和平進程的工作，如監督叛軍戰俘的遣返等。⁶⁰

除了 UNOMSIL 的工作之外，聯合國也在獅子山重建的援助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據初步估計，重建所需為四千五百萬美元，目前世銀已承諾九百萬美元，前殖民國的英國也承諾一千萬美元。在紐約所召開的一項聯合國會議中，UNOMSIL 估計重建的費用在三千五百至四千萬之間，歐洲委員會的代表所提出的數字在三千萬美元左右。⁶¹

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UNCHR）相當關切 RUF 在內戰中的殘酷暴行。委員長羅賓遜女士（Mary Robinson）在造訪這個飽經內戰之苦的國家後，曾宣稱「獅子山的人權狀況及需要較科索沃更為緊急，但國際社會對科索沃的注意力遠超過獅子山」。⁶²另外兩個比較屬於非政治或軍事性的聯合國組織——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及糧食與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則是在提供糧食救援方面，有相當積極的參與。

二、非洲團結組織

非洲最重要的安全機制——非洲團結組織（OAU），當然不會在這樣一個衝突中缺席。OAU 自一九九五年初以來就曾派特使到自由市瞭解狀況，但是由於沒有和 RUF

註⁵⁹ “Sierra Leone: Sankoh Sticks Out,”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38, No. 5 (February 28, 1997), pp. 5~6.

註⁶⁰ “Detained Sierra Leone Rebel Unit Turned Over to UN,” *Reuters*, June 18, 1999.

註⁶¹ “Aid Pledges Pour in for War-Ravaged Sierra Leone,” *Reuters*, June 21, 1999.

註⁶² Clarence Roy-Macaulay, “U.N. Calls Sierra Leone ‘Wrecked’,” *Associated Press*, June 25, 1999.



建立溝通機制，因此很難居中斡旋調停。在透過非政府國際組織——國際警戒（International Alert, IA）的牽線後，OAU 與 RUF 才有了直接的聯繫，這也讓 RUF 在國際法中正式成爲「衝突的一方」（a party to the conflict），促成了未來和平協議的進行。^②

三、西非維和部隊及奈及利亞

在獅子山的內戰中，參與維持和平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的監督組織——ECOMOG，可以說是維持卡巴政權的重要支柱，也是促成內戰雙方走向和平談判的主要力量。除了獅子山之外，ECOMOG 也曾介入賴比瑞亞的內戰。雖然 ECOMOG 是一個西非的區域組織，但是由於區域內其他重要國家如迦納及象牙海岸等的消極態度，及幾內亞國內的反對聲浪，因此 ECOMOG 明顯爲奈及利亞所控制，所以當其介入其他國家內戰時，爭議勢必難免。ECOMOG 不單是介入內戰，甚至在卡巴政府因軍事政變被罷黜後，還協助其奪回政權，其介入的程度可以說是相當地深。儘管如此，奈及利亞還算是比較能夠被獅國民衆接受的外來力量。^③

此外，在今年五月底以前，奈及利亞本身是軍事政府，其政權的正當性在拒絕接受一九九三年民主選舉結果後早就蕩然無存。在這樣一個具有拒絕將政權交給民選文人政府的不良記錄下，它干涉鄰國的軍事政變、協助恢復民選政府的作法，當然也會缺乏正當性。^④自歐巴桑喬就任奈及利亞十六年以來的第一位民選總統後，他就致力於促成獅子山簽署和平協議，在自由市、門羅維亞、及洛美間進行穿梭外交，由於奈及利亞已走出軍人政府的陰影，因此它的影響力將會更爲擴大。

四、賴比瑞亞、幾內亞、布吉納法索、及利比亞

賴比瑞亞及幾內亞是與獅子山真正有領土銜接的鄰國，因此當獅子山發生內戰，並導致難民流亡時，這兩個鄰國自然會受到影響。事實上，賴比瑞亞本身較獅子山更早經歷內戰（一九八九年），該國叛軍領袖泰勒的部隊在內戰初，由於其大本營就在獅子山邊境，因此常常進出這個鄰國，完全無視兩國既有的邊界。賴國內戰所造成的家破人亡，也導致大批難民擁入與其相鄰的獅子山。

另外，由於獅子山本身派兵介入賴比瑞亞，參與 ECOMOG 的維和工作，對抗最終在內戰中獲勝的泰勒，使得泰勒在掌握政權後，也繼續介入獅子山的內戰，協助叛軍的訓練並提供其武器，來對抗 ECOMOG 所支持的獅國政府。^⑤除了因雙方相互介入彼此的內戰之外，泰勒與杉寇兩人有相當深厚的私誼，也是賴比瑞亞不能坐視不顧，

註② Desmond Davies, "Sierra Leone: Rebels 'Come Out of the Bush'," *West Africa*, January 8~14, 1996, pp. 25~26.

註③ "Sierra Leone: Kabbah's Comeback,"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39, No. 4 (February 20, 1998), p. 7.

註④ Funmi Olanisakin, "Sierra Leone and Beyond: Niger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10, No. 6 (June 1998), p. 45.

註⑤ "West Africa, According to Mr. Taylor,"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40, No. 2 (January 22, 1999), p. 2



而必須介入的原因。

幾內亞在過去曾介入過獅子山的內政，包括在一九七一年獅子山發生流產政變後，派軍隊支持史弟文斯政府，鞏固其政權。^⑥此外，在一九九二年莫模政府被罷黜時，亦曾派兵支持莫模，並在事敗後讓莫模流亡幾內亞。^⑦不過，由於國內政治團體認為該國已經夠貧窮落後，不應再干涉鄰國事務，造成財務負擔，因此它對此次獅子山內戰的介入程度不深。^⑧除了派少數軍隊參與 ECOMOG 外，幾內亞僅在衝突期間提供協商的場合，促成一九九七年十月 ECOWAS 及科洛馬領導的 AFRC 間的協議。

布吉納法索雖然沒有和獅子山毗鄰，也不算是直接介入該國的內戰，但是其暗中支持 RUF 叛軍、提供其武器的動作，則是不爭的事實。^⑨布國此舉或多或少還是與傳統非洲前英屬及法屬殖民地爭奪區域領導地位有關，任何前英屬殖民地奈及利亞的軍事行動，都須受到牽制，以免其成為區域的霸權。由於奈及利亞所領導的 ECOMOG 力挺獅國政府，前法屬殖民地的布吉納法索遂支持叛軍，不讓奈國完全主導獅子山內戰的走勢或是任何的協議。

利比亞與獅子山的地理距離最遠，但它影響後者內戰的程度絕不遜於前面三國。利比亞在一九八〇年代就和獅子山的激進派大學生有往來，該國領導人格達費上校的革命思想深深地吸引這些左傾的知識份子。此外，利比亞又是提供武裝革命訓練的大本營，許多流亡國外的異議人士如杉寇及其黨羽都曾「留學」利比亞。除了軍事訓練及武器外，利比亞還提供獅子山叛軍所需要的意識形態。即革命運動必備的理論基礎及文宣材料。^⑩

五、象牙海岸、迦納及多哥

象牙海岸及迦納雖然沒有奈及利亞的區域性霸權地位，但是也是西非相當重要的國家，其立場及態度是必須受到尊重的。不過，在獅子山的內戰中，或許是由於沒有奈及利亞的使命感，它們比較偏向採取外交手段促成和平，而不太願意倚賴軍事行動來達成目的。^⑪象牙海岸及多哥分別是提供一九九六年及一九九九年內戰雙方簽署和平協議的地主國。象牙海岸總統貝弟埃（Henri Konan Bedie）促成了卡巴及杉寇的見面，在經過長達半年的談判後，終於完成了阿比尚協定（Abijan Accord）。^⑫多哥總統艾岱瑪願意居中調停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同時也擔任了 ECOWAS 的主席。^⑬此外，

註⑥ Christopher Clapham, "Sierra Leone: Civilian Rule and the New Republic," p. 91.

註⑦ Peter Da Costa, "Sierra Leone: The Young Guns," *Africa Report*, Vol. 37, No. 4 (July~August 1992), p. 37.

註⑧ Funmi Olonisakin, "Sierra Leone and Beyond: Niger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p. 46.

註⑨ "Sierra Leone: Rebel Terror,"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39, No. 25 (December 18, 1998), p. 8.

註⑩ Ibrahim Abdullah, "Bush Path to Destruction: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Sierra Leone," pp. 213~221.

註⑪ Funmi Olonisakin, "Sierra Leone and Beyond: Nigeria and Regional Security," p. 45.

註⑫ K-Roy Stevens, "Sierra Leone: Civil War Ends," *West Africa*, December 9~15, 1996, pp. 1920~1921.

註⑬ "Sierra Leone: Leaving for Lome,"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40, No. 6 (March 19, 1999), p. 8.



在一九九八年底及一九九九年初，當內戰進行的如火如荼時，ECOWAS 又是以象牙海岸為促成雙方停談判的場所。

六、英國及美國

英國為獅子山的殖民國，美國則是超級強國，前者有其歷史的深厚關係，後者則是有推動民主、促成和平的全球戰略利益，因此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英國曾在卡巴政府流亡幾內亞期間，提供大部分的資助及支持，^⑭但是也因捲入外籍傭兵團風波，而帶來不少困擾。^⑮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協議談判過程中，曾派黑人領袖傑克遜（Jesse Jackson）擔任特使，促成卡巴政府與 RUF 在多哥的會面。^⑯此外，美國國務院主管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萊斯女士（Susan Rice），也積極敦促獅國內戰雙方能達成和平協議。^⑰

七、國際警戒

國際警戒（IA）是設在倫敦的預防及解決衝突的非政府國際組織，前面提到 IA 曾替 OAU 與 RUF 穿針引線，也曾參與被俘國際人士的遣返。基本上，IA 相信衝突的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不是僅以達到協議或是維持和平為目的，而是應更深入的瞭解形成衝突的基本原因及其多層面的本質，並提出讓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⑱不過，西非週刊（*West Africa*）的兩篇報導對 IA 在獅子山內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相當嚴厲的批評，一篇報導指出政府認為 IA 偏袒 RUF，不夠中立；^⑲另一篇則是提到 RUF 也不滿意 IA 的行動，認為 IA 的介入僅是在追求本身的利益。^⑳此外，根據前聯合國官員的觀察，IA 與聯合國之間的互動也不盡理想。^㉑

八、外籍傭兵團

獅子山軍隊的規模一向很小，在內戰剛爆發時也不過三千多人，以一個人口超過四百五十萬、面積兩千八百萬的國家來說，獅子山不能算是具有正規部隊，因此若要弭平動亂，除了增加軍隊的人數（莫模總統將軍隊擴編到一萬四千名），勢必要藉助

註⑭ “Sierra Leone: Rebels and Revenge,”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39, No. 18 (September 11, 1998), p. 8.

註⑮ “A Far-off Country,” *The Economist*, May 16, 1998, pp. 63~64.

註⑯ “Sierra Leone: Forced to Talk,”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40, No. 11 (May 28, 1999), p. 8.

註⑰ Combiète Combey, “U.S. Urges Peace in Sierra Leone,” *Associated Press*, June 19, 1999.

註⑱ J. Bayo Adekanye, “Sierra Leone: Conflict Resolution,” *West Africa*, September 4~10, 1995, p. 1397.

註⑲ Desmond Davies, “Kabbah to Tough It Out,” *West Africa*, April 14~20, 1997, p. 591; 另外類似的報導來自 “Sierra Leone: Sankoh Sticks Out,” p. 6.

註⑳ Desmond Davies, “Sierra Leone: A Human Rights Crisis,” *West Africa* (December 25~31, 1995/January 1~7, 1996), p. 1995.

註㉑ Merrack Goulding, “The United Nations and Conflict in Africa Since the Cold War,” *African Affairs*, Vol. 98, No. 391 (April 1999), p. 157.



外來的力量。

(一) 葛卡安全衛隊：史崔瑟上校在一九九五年二月聘請英國的葛卡安全衛隊 (Gurkha Security Guards, 簡稱 GSG) 代為訓練獅子山本身的軍隊。GSG 是在一九四七年時由英國成立、以尼泊爾人為主的兵團，經常代替英國參與國際衝突。雖然它有豐富的實際作戰經驗，但由於其在獅子山的合約僅是訓練該國的軍隊，因此並未真正捲入內戰。

(二) 終結執行者：雖然獅子山的軍隊接受了 GSG 的訓練，但是仍然不足以對抗 RUF，因此史崔瑟上校在同年三月僱用了來自南非的外籍傭兵團——終結執行者 (Executive Outcomes, 簡稱 EO)，協助獅子山政府對抗 RUF。^②結果 EO 在兩個星期內，就將自由市附近的叛軍肅清，然後在三、四個月內驅除了鑽石礦區的 RUF 勢力，並協助民兵團的卡馬卓來取代戰力不佳的獅國軍隊。根據雷諾 (William Reno) 教授的觀察，EO 的介入獅子山內戰及其帶來的安定力量，^③不單使該國得以順利完成一九九六年的大選，也是迫使 RUF 於一九九六年底走向談判桌的重要原因。^④儘管 EO 對獅子山政情的穩定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外籍傭兵團過去在非洲國家內戰中的負面形象，還是讓人質疑其介入的正當性。^⑤

(三) 沙線國際公司：一九九七年科洛馬上校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民選的文人政府，流亡於幾內亞的卡巴總統聘請了英國的沙線國際公司 (Sandline International)，協助其恢復政權。沙線所執行的任務包括提供情報資訊，運送人員、武器、與醫療設備，及補給作業。不過，在沙線所提供的保加利亞武器尚未到達之前，ECOMOG 已推翻科洛馬政府。由於沙線公司的參與此行動曾獲得英國政府的默許，因此雖然其提供的武器還來不及發揮作用，但已造成相當大的爭議。^⑥

九、民兵團

在獅子山的內戰中，除了 ECOMOG 與 EO 等外來軍力在支撐民選的卡巴政府外，尚有以曼迪族為主、來自東南地區的卡馬喬民兵團。^⑦由於卡巴政府是由以南方為主

註② Jim Hooper, "Sierra Leone—The War Continues,"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Vol. 8, No. 1 (January 1996), pp. 41~43; David Shearer,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Consent: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ierra Leone," pp. 849~854.

註③ "A Far-off Country," p. 64.

註④ William Reno, "Privatizing War in Sierra Leone," *Current History*, Vol. 96, No. 610 (May 1997), p. 229; David J. Francis, "Mercenary Intervention in Sierra Leone: Provi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 International Exploit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2 (April 1999), p. 327.

註⑤ Desmond Davies, "Sierra Leone: Mercenaries under Attack," *West Africa*, June 5~11, 1995, pp. 882~883.

註⑥ 「英調查官員涉獅子山政變」，中國時報，民國 87 年 5 月 8 日，版 10；"A Far-off Country," pp. 63~64; *Reuters*, "Britain Backed Coup in Sierra Leone: Report," *China News*, May 11, 1998, p. 4; "Sierra Leone: Freetown Fracas," *Africa Confidential*, Vol. 39, No. 5, March 6, 1998, p. 8.

註⑦ 有關 Kamajors 的詳盡介紹，請參考 Harold Saffa, "Sierra Leone: Who Are the Kamajors?" *West Africa*, July 28~August 3, 1997, pp. 1214~1215.



的 SLPP 政黨所組成，而獅子山的軍隊則是以北方的譚內族為主體，因此卡巴政府與國家軍隊的關係並不融洽，轉而信任與自己為同一族群的卡馬卓民兵團。卡馬卓民兵團接受 EO 的訓練，成為與軍隊平行的武裝力量，雖然其戰力不錯，能夠與叛軍 RUF 相抗衡，⁸⁸但是由於其為體制外的組織，因此也為獅子山的和平穩定投下一個變數。

十、小 結

根據以上的介紹與分析，我們所獲得的結論如下：一、西非維和部隊及奈及利亞可以說是維持獅子山政府搖搖而不墜的主要力量；二、軍事強人泰勒總統領導下的賴比瑞亞是支持叛軍的最重要外國勢力；三、外籍兵團及民兵團有效地填補力量單薄、缺乏訓練的正規軍的戰力，使叛軍無法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四、聯合國對內戰的走向沒有太多的影響力，但安南秘書長個人的關切及努力，則有助於最終和平協議的簽訂。

捌、結論：和平協議及和平維護

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曾介紹過在非洲國家結束內戰、走向和平的幾個可能的途徑。它們分別是：一、內戰的一方（或藉外力，或憑本身軍力）以武力戰勝另一方；二、內戰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協議，以民主選舉決定國家未來的統治者；及三、內戰中的雙方或各方達成和平協議，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

若是我們用以上的三種途徑來檢視獅子山結束內戰的途徑，就發現它並不符合第一種的情形，因為政府軍與叛軍均無法取得軍事勝利。由於沒有民主選舉或是分享治權及統轄領域的情形發生，因此獅子山的發展也不符合第二及第三種的情形。獅子山最終結束內戰的模式是叛軍以無罪開釋及政府職位為停戰的交換條件，達成和平協議，可以說是另一個不同的途徑。

第一種情況下結束的內戰，若是叛離的一方戰敗，如奈及利亞的比弗拉戰爭，後續的和平及穩定或許可以持續。若是叛軍獲勝，但無法迅速達成有效的統治，則仍有可能繼續有新的衝突，薩伊就是一個實例。不過，也有叛軍獲勝而降低了內戰持續所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及財產之損失，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在一九九四年的內戰中擊敗了犯下滅絕人種嚴重罪行的胡圖族（Hutus）領導下之政府，結束了內戰並達到和平穩定。

在第二種的情況下，莫三鼻克是順利結束內戰，並完成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獲得勝利。賴比瑞亞的情況則有些吊詭，就是即使叛軍領導人泰勒聲名狼籍，但飽經戰亂的賴比瑞亞人民還是透過選舉程序，選出泰勒為國家領導人，以避免其因輸了選舉而又不接受結果，使國家長期陷入內戰。賴比瑞亞人民的憂慮是有先例可循的，就是在叛軍領袖薩文畢在安哥拉內戰達成和平協議的選舉落敗後，拒絕接受選舉結果，再

註⁸⁸ Allan Rosenbaum and Maria Victoria Rojas, "Decentralization, Local Governance and Center-Periphery Conflict in Sierra Leon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17, No. 5 (December 1997), p. 538.



度回到叢林中，展開游擊戰。

若是僅僅達成和平協議，而未經選舉產生新政府，這些協議幾乎是無法維持，第三種情形的索馬利亞情況如此，其他倉促簽署的協議亦復如此。至於獅子山目前這種特赦叛軍，並讓其參與政府、共享治權的作法，則是有極大的爭議性。由於叛軍 RUF 在此次結束內戰的和平協議中所提出的條件，就是對其暴行的特赦，及安排其領導人加入政府，擔任內閣的職位。這幾乎是一種敲詐，特別是對聲名狼籍的 RUF 來說，若是其殘害無辜百姓的行為可以一筆勾銷，不必負任何的責任，並且還有政權可以分享，將會是一個不良的示範，提供反對政府人士有更大的誘因進行武裝衝突。

獅子山過去一直存在著族群及地域間的衝突，但是導致其內戰的因素則是相當複雜，除了經濟衰退造成的長期貧困外，政治的腐敗及軍人不時的介入都使得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質疑。西非鄰近國家、區域與國際性組織、及非政府團體在過去八年中，影響了內戰雙方勢力的消長。這些國外的因素雖將繼續在獅國政治中扮演和平穩定的角色，但若是獅子山無法建立一個具有高度權威的政府（a government with authority），避免野心政客掠奪國家資源，我們無法對其未來走向有太樂觀的期許。

* * *

（收件：88年8月24日，修正：88年10月27日，再修正：89年1月19日，接受：89年1月21日）



Conflict and Civil War in Sierra Leone in the 1990s

Domestic F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Chen-shen Yen

Abstract

Civil war broke out in Sierra Leone in 1991. More than eight years of heinous killings resulted in the significant displacement and decimation of people and the massive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The ruling government, under President Ahmed Tejan Kabba, finally reached a peace accor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led by rebel leader Foday Sankoh.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omestic factors leading to civil war in Sierra Leone by tracing and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flicts. In addition, international forces-including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ercenary forces-are also touched upon. Lastly, we pres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way the civil war ended in Sierra Leone.

Keywords : Sierra Leone People's Party (SLPP); All People's Congress (ACP); Armed Forces Ruling Council (AFRC);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 ECOWAS Monitor Group (ECOMOG)

